

在一起， 就好

[法] 安娜·戈华达 / 著

杨亦雨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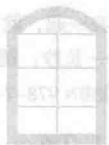
Ensemble,
c'est tout

Anna Gavalda

附赠「中」目附录非图

附赠「中」目附录非图

附赠「中」目附录非图



附赠「中」目附录非图

附赠「中」目附录非图

附赠「中」目附录非图

附赠「中」目附录非图

在一起，就好

[法] 安娜·戈华达 / 著

杨亦雨 / 译

Ensemble, c'est tout

Anna Gavald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一起, 就好 / (法) 戈华达 (Gavalda, A.) 著; 杨亦雨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404-7582-6

I. ①在… II. ①戈…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2031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8-2016-076

Ensemble, c'est tout

© LE DILETTANTE, 2004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Éditions Le Dilettante,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上架建议: 畅销外国文学

ZAI YIQI, JIU HAO

在一起, 就好

著 者: [法] 安娜·戈华达 (Anna Gavalda)

译 者: 杨亦雨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蔡明菲 潘 良

策划编辑: 马冬冬

特约编辑: 田 宇

版权支持: 辛 艳

营销支持: 李 群 杨清方

版式设计: 张丽娜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70mm 1/32

字 数: 450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582-6

定 价: 39.8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④ 第一部001

④ 第二部094

④ 第三部193

④ 第四部285

④ 第五部365

④ 尾声424

第一部

1.

波莱特·拉斯德菲尔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神志不清。她当然对每一天都有意识，因为很久以来，波莱特每天除了计算、等待、遗忘逝去的时光以外，无事可做。她很清楚今天是星期三，还为此做好了准备：已经穿好大衣，收集了所有的打折券，挎上篮子，一切准备就绪。波莱特甚至还听到伊冯娜·卡尔米诺的汽车在远处所发出的声响……然而此刻，她的猫饿了，窝在门口想让波莱特喂食。正是蹲下来给猫放碗的时候，波莱特不慎跌倒，头撞上了楼梯的第一级台阶。

事实上，波莱特老是跌倒，可这是她的一个秘密。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这事。

“这事对谁都不能说，你听到没有？”她对着“寂静”威胁道，“不能告诉伊冯娜和医生，更不能向我的孩子透露半点风声。”

通常，波莱特摔倒后总是慢慢爬起来，等到视力逐渐恢复正常后，便用塞德尔牌药膏按摩脚背，随后小心翼翼地把那些该死的瘀青都藏起来。

其实，波莱特的瘀青从来都不是“青色”的：它们时常呈黄色、绿色或紫色，并且总在她的身体上停留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长达数月。想要把这些瘀青都藏起来也绝非易事。因为总有些好心人会问她为什么总是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在过冬一样；为什么她从来不脱去自己的长袜和开衫。

尤其是那个孩子，总是不断地问她：

“外婆，您这是在做什么？快把这些乱七八糟的衣服都脱了，这样下去您会把自己给热死的！”

不，波莱特·拉斯德菲尔完全没有丧失理智。她知道，这些总也消散不去的巨大瘀青终有一天会给自己惹上许多麻烦……

她也知道，那些像她一样的无用老媪是在怎样的状态下离开人世的：她们让自己的花园杂草丛生，每天颤颤巍巍地扶着家具以免跌倒；她们再也无法将一根线穿入针眼，甚至不记得如何调高电视的音量——她们总是胡乱将遥控器上的按钮都试了一遍之后拔掉电源，愤怒地开始哭泣。

这是低沉而苦涩的泪水。

在一台冰冷的电视机前掩面哭泣。

怎么了？什么都没有了么？屋子里就再也不会有任何声响了么？没有响声？再也没有？难道我们忘记了按钮的颜色，也可作为借口？那个孩子不是已经为你贴上标签了吗？是的，那个孩子已经替你贴好了标签！一张用来帮助你选择频道，一张帮助你调节音量，最后一张帮助你关上电视！好了，波莱特！擦干眼泪，看看那些标签吧！

你们这群人请停止在我头顶上方大声叫嚷。标签很早以前就已经消失不见，因为它们根本就粘不牢……几个月以来，我都在寻找按钮；几个月以来，我除了几句轻声的私语之外，什么都听不见，只能欣赏电视上无声的画面……

所以请你们不要这样叫嚷，你们这样会让我聋得更厉害的……

2.



“波莱特？波莱特，您在吗？”

伊冯娜开始低声咒骂起来。她感到很冷，不由得把身上的披肩裹得更紧了一些，随后又开始抱怨起来。因为一想到要推迟去超市购物的计划，她就无法忍受。

这么做，万万不可。

她叹了口气，不得不折回车里，让发动机熄火，拿上帽子，回到屋子里。

波莱特一定是在花园深处。因为她总是喜欢待在那里，坐在棚屋旁的一张长椅上，棚屋里空无一物。波莱特可以数小时地待在那里，从白天到黑夜保持

着同一种状态：身体挺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整个人静止不动，显得很有耐心，眼神中透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波莱特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一会儿呼唤死去的人，一会儿又开始请求活着的人。

她就这样对着花朵、脚下的草木、山雀和自己的影子低声私语。我们的波莱特渐渐头昏脑涨，记不得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三是出门购物的日子。十余年来，伊冯娜每周都会来接她去购物。每当伊冯娜敲门进屋的时候，都会轻轻叹息道：“这难道不是很不幸吗……”

慢慢老去难道不是很不幸吗？如此孤单地生活难道不是很不幸吗？推迟去安戴尔超市的机会难道不是很不幸吗？在收银台时找不到自己的推车难道不是很不幸吗……

可是，花园里空无一人。

这位脾气焦躁的老妇人开始感到担忧。她来到房子背后，把眼睛贴在窗户上，向“寂静”打探波莱特的下落。

“我的老天！”当伊冯娜看到自己的朋友横躺在厨房的方砖上时，不由得大声惊呼起来。

在惊慌失措的状态中，伊冯娜胡乱地在胸前画着十字，甚至在祷告时混淆了圣子和圣灵的前后顺序。随后，她一边低声咒骂，一边到堆放杂物的小屋里找来了一些工具。最终，伊冯娜用一把锄头砸碎了窗玻璃，并靠着惊人的力量爬到了窗户的边缘。

她踉踉跄跄地穿过房间，蹲下身去，托起了波莱特的脸。此刻，波莱特的脸已经浸润在一种由牛奶和血迹混合而成的粉红色液体中。

“噢！波莱特！您死了吗？您是不是已经死了？”

身旁的猫一边舔着地板，一边发出满足的声响。它就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面带嘲讽地看着这场悲剧，看着这些人类的礼节以及周围四散一地的玻璃碎片。

3.

救护车来了之后，伊冯娜本没打算陪同波莱特前往医院，可是救护人员要求她登上救护车完成一些急救前的手续。

“您认识这位老妇人吗？”

这个问题让伊冯娜感觉受到了侵犯。

“我想我是认识她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城镇！”

“好吧，那就请您上车吧。”

“可我的车怎么办？”

“您的车不会自己飞走的！我们一会儿把车给您送回去。”

“那好吧……”伊冯娜妥协道，“我等一下再去购物。”

救护车里空间狭小，让人感到很不舒服。救护人员指了指担架旁的一张矮凳，让伊冯娜坐下。这张矮凳不大不小，正好能够容下她的身躯。一路上，伊冯娜都紧紧拽着自己的皮包，生怕它在救护车拐弯时掉落。

一个年轻人与伊冯娜一起待在车上。由于在波莱特的手臂上找不到静脉，这位年轻人一路都在高声咒骂。伊冯娜很看不惯这种态度。

“别这样大声叫喊。”她喃喃低语道，“别这样大声叫喊，您首先要对她施行怎样的治疗？”

“先为她输液。”

“为她什么？”

从年轻人的眼神中，伊冯娜立刻明白自己还是保持安静为妙。然而，她又不由自主地继续自言自语道：“看看他是怎样拧波莱特胳膊的，不，快看看他在做什么……真可怕，我情愿什么都没有看见……请求上天保佑她……唉！您这样会把她弄痛的！”

那位年轻人就站在那里，手中提着输液的袋子。伊冯娜坐在一旁，心中默数着输液袋里的水滴，嘴里则在胡乱地祈祷着什么。救护车的警报声让她无法集中精力。

伊冯娜把她老友的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像抚平短裙的下摆一样地用手在波莱特的手上轻轻摩挲，神情恍惚。悲伤和惊恐让她无法表现得更加温存……

伊冯娜轻轻叹了口气，看着波莱特的皱纹、老茧、暗沉的斑点以及细长的指甲。然而，她的指甲虽然细长，却已经开裂，并且很硬也很脏。看到这里，伊冯娜不由得把自己的手伸到一旁，想做一个比较。两只手的差别很大，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有很多：伊冯娜比波莱特更年轻，体态也更加丰满。可是，更加重要的缘由是波莱特的双手比伊冯娜的双手经历了更多的劳苦。比起波莱特，伊冯娜远没有经历如此辛苦的劳作，却享有更多爱的拥抱。比如，她已经很久

没有在花园里播种除草了。伊冯娜的丈夫仍会在花园里种植一些土豆，至于其他的蔬菜瓜果，上安戴尔超市购买会让他们省力得多，那里的蔬果也更加干净，伊冯娜再也不用剥开受到鼻涕虫侵袭的生菜菜心了……另外，她还拥有自己的世界：她的吉尔伯特、娜塔莉和其他可以随时亲吻的孙辈……但是波莱特，她还拥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什么美好的事物都没有：一个死去的丈夫以及一群从来都不来探望她的孩子。留给波莱特的只有无尽的烦恼和回忆，就像一条串满微小苦难的念珠……

伊冯娜就这样一路上若有所思，不断向自己发问：难道这就是人的一生吗？难道它真的如此轻盈、如此忘恩负义？波莱特曾经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女人！如此富有魅力，像明珠一样闪耀。然而这又如何？这所有的一切都去往何方了呢？

此时，波莱特的嘴唇开始微微颤动，伊冯娜见状，立刻抛去脑中所有富有哲理的杂念，惊叫道：

“波莱特，我是伊冯娜。我的波莱特，一切都很好。我来是为了给您办一些手续，还有……”

“我死了吗？好了，我终于死了吗？”波莱特低声说道。

“当然没有，我的波莱特！当然没有！看，您根本没有死！”

“啊。”另一个听到以后，轻叹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这声“啊”叫得让人心碎。短短一个音节，透出的却是一份失望、挫败和妥协。

啊，我还没有死……啊，这是真的吗？啊，真可惜……啊，对不起……

然而，伊冯娜并不认同波莱特的观点：

“加油，我的波莱特，您应该活下去！不管怎样，应该活下去！”

这位老妇人将头左右摆动，这一动作是如此细微，以至于让人无法察觉。事实上，她是想通过这一动作来表示自己轻微的悔恨、忧愁和倔强，甚至还有反抗。

也许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反抗……

随后，是一片寂静。伊冯娜不知道还能向她的朋友说些什么。她擤了擤鼻涕，更加温存地抚摸着波莱特的手。

“他们是不是要把我送进养老院？”

伊冯娜惊跳了一下，回复道：

“不，他们不是想把您送进养老院！这怎么可能！您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他们带您去治疗，仅此而已！几天以后，您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中！”

“不，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完全不是您想的那样！”

“又怎么了，年轻人？”

救护人员做了一个手势，让她说话声音轻一些。

“那我的猫怎么办？”

“别担心，我会照看好您的猫的。”

“我的弗兰克呢？”

“我们会很快打电话给他，马上就打，我来做这件事情。”

“可我找不到他的号码了，我把它弄丢了……”

“我会找到的！”

“还是不要打扰他的好，您知道，他工作很辛苦……”

“是的，波莱特，我很清楚这点，我会给他留言的。您知道，如今所有的孩子都有手机了……我们不会打扰他们的。”

“您和他……说……就说……”

片刻工夫，这位年老的妇人便突然哽咽起来，再也说不下去。

当救护车开进医院时，波莱特边哭边喃喃自语道：“我的花园……我的房子……请你们带我回家吧……”

然而，此时伊冯娜和担架员都已经站起身来。

4.

“您上一次例假是何时来的？”

此时，她正在屏风后用双腿和自己的牛仔裤做着抗争。她叹了口气，她知道医生会问她这个问题，她知道，所以也为此做好了准备。她用一个银质发夹盘好头发，随后捏紧拳头，蜷缩身体，站上了该死的体重秤。她甚至还在秤上轻跳了几下，想以此使指针往前移动几格……但是，这种方法显然无法奏效，她必须因为体重过轻而接受“思想教育”……

在刚才进行腹部检查的时候，她瞥见了医生皱着眉头的脸庞。她过于瘦削

的肋部和胯部、她可笑的胸部和嶙峋的大腿都让医生深感担忧。

做完检查后，她平静地穿上裤子，系好腰带。这一次，她无所畏惧。我们现在是在企业医疗中心，而非中学校园。现在，她只要对医生美言几句，便可离开。

“怎么说？”

她就这样坐在医生对面，向他微笑着。

当谈话者让她感到尴尬，或者一时找不到转移话题的方法时，微笑就是她的武器、秘诀、窍门。然而，今天坐在对面这家伙好像和自己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一样……只见他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脸上挂着能让人卸下一切防备的微笑。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得不回答他的问题。她其实料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这位医生很有魅力，当他的手放到她的腹部时，她不由得闭上了双眼……

“好了，您可不能骗我。要不然的话，我情愿您不回答我。”

“很长时间了……”

“这是显而易见的。”医生做了一个鬼脸，重复道，“这是显而易见的……一百七十三厘米，四十八公斤，照这样下去，您马上就可以从胶水和纸张的缝隙中穿过。”

“什么纸张？”她天真地问道。

“嗯……其实就是病历卡……”

“啊！病历卡！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它还有这样的表达方式……”

医生本想对此做出回应，最终还是选择保持沉默。他叹了口气，低头写下医嘱，随后再次抬头，凝望着她，问道：

“您平常不进食吗？”

“不，我当然每天进食！”

突然，一阵强烈的厌倦感向她袭来。她受够了这些关于她体重的无谓讨论，她真的受够了。她马上就二十七岁了，可人们还总拿她的体重说事，这让她备感烦恼。人们就不能和她讨论些别的事情吗？她就在那里，充满朝气，和其他人一样精力充沛，与所有女孩一样快乐、悲伤、勇敢、敏感、充满挫败感。她的身体，就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老天爷，请发发慈悲，难道今天大家就不能和她谈点别的吗？

“四十八公斤，确实不够标准，您同意吧？”

“嗯。”她顺从地点了点头，“嗯……我同意……我的体重很久都没有这么轻了……我……”

“您？”

“没什么。”

“告诉我。”

“我……我还有过比这更糟糕的经历……”

医生没有再说什么。

“您可以为我填写一下健康证明吗？”

“好的，当然，我这就为您填写。”他一边回答，一边抖动了一下身体，“这家公司的名称是什么？”

“哪家？”

“我们现在身处的这家公司，就是您在里面工作的这家公司。”

“都科林。”

“抱歉，我没听清。”

“都科林。”

“T-o-u-c-l-i-n-e，其中T大写？”医生试着拼写道。

“不，是c-l-e-a-n。”她纠正道，“我知道，这个名字显得有些缺乏逻辑。也许叫‘都普尔’^①，大家会更容易理解一些。但是我觉得他们也许更喜欢‘都科林’所呈现出的‘美国味’，它让人感觉更加职业，更加……高端……您懂吗？”

他不懂。

“它到底是什么？”

“抱歉？”

“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

她挺直身体，伸展四肢，然后用一种严肃认真，犹如空姐播音一般的语调开始向医生介绍起公司的职能：

“女士们，先生们，都科林公司可以满足您一切关于清洁的苛刻要求。无论是为私人客户还是职业公司，无论是办公室、工会、事务所、通讯社、医院、

① 在公司名“Touclean（都科林）”中，“Tou（t）”为法文，意为“所有”。“clean”为英文，意为“干净”。而法语中的“干净”一词为“propre”，所以这里主人公提到的名字“Toupropre”音译为“都普尔”。——译注

住所、大楼还是工作室，都科林都将为您提供满意的服务。都科林整理、都科林洗涤、都科林清扫、都科林吸尘、都科林打蜡、都科林擦拭、都科林消毒、都科林磨光、都科林修饰、都科林除臭。我们将根据您的安排，调整工作时间。灵活，低调，优质的服务与合理的价格。职业的都科林将竭诚为您服务！”

她一口气说完了这段令人惊叹的介绍，完全镇住了坐在对面的医生。

“这是一个玩笑吗？”

“当然不是。您一会儿就能见到这支都科林的‘梦之队’，她们就在这扇门后……”

“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刚向您解释过。”

“不，我说的是‘您’……‘您’！”

“我？嗯……我负责整理、清洗、清扫、吸尘、打蜡和所有其他的杂事。”

“您是清洁工……”

“我更偏爱‘空间美容师’的叫法。”

然而，医生却无法辨别猪膘和猪肉。

“您为什么要干这行？”

她睁大了眼睛。

“不，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是‘这行’，而不是其他职业？”

“为什么不呢？”

“您为什么不从事一个更……”

“更能抬高身价的工作？”

“是的。”

“不。”

听到这里，医生拿着笔，半张着嘴，愣了好一会儿，才看了看表上的日期，然后就开始低头向她发问：

“姓？”

“福克。”

“名？”

“卡米耶。”

“生日？”

“1977年2月17日。”

“这是健康证明，福克小姐。您具备工作所必需的身体素质……”

“太好了。我需要向您支付多少钱？”

“不必了，所有费用将由都科林来支付。”

“啊，都科林！”她一边低声重复，一边站起身来。随后，卡米耶以一种夸张的戏剧化方式说道：“我有资格清洗厕所了，真是太美妙了……”

医生一直把卡米耶送到门口。

此时，他不再微笑，而是重新戴上了严肃认真的面具。

当他用一只手握住门把时，另一只手则向卡米耶伸去：

“还是再长几斤吧？让我高兴高兴……”

她点了点头。然而，她很明白：无论是威胁，还是好话，对她都不起作用，因为她真的已经受够了这一切。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看看还能做些什么吧。”她说道，“再看看吧……”

等卡米耶出来以后，塞米亚随即进门检查。

她走出检查室，摸索着上衣口袋，想找一根烟来抽。肥胖的玛玛多和另一个同事卡琳坐在一张长椅上评论着路人，并不时地抱怨，恨不能尽早回家。

“怎么样？”玛玛多半开玩笑地问道，“你在里面都干了些什么？我的地铁已经开跑了！唉，他对你施了巫术还是什么？”

卡米耶席地而坐，对着玛玛多微笑。这一微笑和她之前对着医生的微笑完全不同。这一次的微笑单纯通透。因为她亲爱的玛玛多从来不会对她耍弄心机，她真的太厉害了……

“他人还和善吧？”卡琳一边问一边拨弄着自己的指甲。

“相当好。”

“啊，我就知道！”希维尔欣喜地大叫起来。“我就料到会是这样！”玛玛多朝着卡琳继续说道，“我对你和希维尔早就说过，卡米耶在里面肯定一丝不挂！”

“医生会让你站上体重秤的……”

“让谁？让我？”玛玛多叫喊起来，“让我？他竟然认为我会站上体重秤！”

玛玛多的体重少说也有一百公斤，她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继续说道：

“我一辈子也不会站上去的！如果我站上去，一定会把秤和医生都压碎的！检查时还要做些什么吗？”

“他给你打针了吗？”卡琳问道。

“打什么针？”

“不打针的。”卡米耶安慰她们道，“他只是听听心跳和肺部的声音……”

“哦，那还好。”

“他还会触摸你的腹部……”

“看吧。”玛玛多脸一沉，继续说道，“看吧，这就是他打招呼的方式。如果他敢碰我的肚子，我就把他活吞了……这种白种小医生一定很美味……”

说到这里，玛玛多故意突出自己的口音，并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长袍^①。

“是的，他们真的很美味……我们的祖先曾经说，如果把白人和木薯与鸡冠混在一起，那一定很好吃……”

“还有那个拉布达尔，不知道医生会对她做些什么。”

乔丝是拉布达尔的名，在卡米耶和同事看来，她是一个让人讨厌的邪恶女人，总是惹是生非，也因此成为她们的嘲笑对象。顺便说一句，拉布达尔是她们的领导。在她的胸牌上清清楚楚地标明了“部门主管”的字样。这个拉布达尔总是利用自己有限的职权来毁坏别人的生活。其实，她总是这样做，自己也会感到很疲惫……

“对她嘛，医生肯定什么都不做。他一旦闻到这个女人身上的气味，一定马上让她重新穿上衣服。”

卡琳说得没错。除了以上列举的种种恶劣品行之外，乔丝·拉布达尔还特别容易出汗。

随后，轮到卡琳进去检查。玛玛多则在此时从包里拿出一大沓文件，放在了卡米耶的膝盖上。因为后者曾经答应帮助她看一眼文件，然后试着理清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务。

“这是什么？”

“这是住房补助表！”

“不，这所有的名字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所有的家庭成员！”

“哪个家庭？”

① 玛玛多祖籍非洲，平时习惯穿非洲传统长袍。——译注

“什么哪个家庭？我的家庭呀！卡米耶，你能不能用点脑子！”

“所有这些名字，都是你的家庭成员吗？”

“所有都是。”玛玛多骄傲地回答道。

“你到底有几个孩子？”

“我有五个，我的兄弟，他有四个……”

“但为什么他们都在这里？”

“你说的‘这里’是哪里？”

“唉……这张纸上呀。”

“这样写更加方便。我的兄弟和嫂子现在住在我家，因为我们共享一个信箱，所以……”

“但是这样做不可以……他们会说这不可以……会说你不可能生了九个孩子……”

“我为什么不可能生九个？”玛玛多生气地说道，“我的母亲生了十二个呢，她！”

“等等，玛玛多你别激动，我只是说政府的人看到这里会有异议。他们会让你解释清楚，并把户口簿拿给他们看。”

“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是因为你们这样填写，其实并不合法……我并不认为你和你的兄弟有权将你们两家的孩子登记在一张申请表上……”

“我知道，但是我的兄弟，他一无所有！”

“他工作吗？”

“他当然工作！他是开大巴的！”

“那你的嫂子呢？”

玛玛多皱了一下鼻子。

“她无所事事！我告诉你，她什么都不干！甚至动都不愿多动一下。这个臭婆娘，从不肯挪动一下她的大屁股！”

听到这里，卡米耶在心底暗笑，她很难想象玛玛多心目中的“大屁股”是什么样的……

“他们两个都有合法证件吧？”

“当然！”

“这样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单独申报……”

“但是我的嫂子不愿意去房屋补助中心，至于我的兄弟，他总是夜晚上班，白天睡觉，你懂了吧……”

“我懂了。现在的话，你能收到几个孩子的房屋补助？”

“四个。”

“四个？”

“是啊，这就是我从一开始就想向你解释的问题。但是你像所有的白人一样，总觉得自己有理，从来不听别人说话！”

卡米耶倒吸了一口气，略感不快。

“我想和你说的问题是，他们忘记补助我的茜茜……”

“马茜茜^①是你第几个孩子？”

“傻瓜，这不是一个数字！”这个肥胖的女人高声叫道，“这是我最小的孩子，我的小茜茜……”

“啊！原来是茜茜！”

“是的。”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算上她的一份呢？”

“天哪，卡米耶，你是故意的吗？这是从我们谈话到现在，我一直试图向你抛出的问题！”

她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带着所有这些文件和你的兄弟或嫂子去一趟房屋补助中心，去向那个女士解释这一切……”

“你为什么说‘那个女士’？到底是哪一个？”

“随便哪一个！”卡米耶激动地说道。

“好吧，其实你完全不必如此动怒。我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以为你认识她……”

“玛玛多，在房屋补助中心，我谁也不认识。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去过那里，你懂吗？”

说着，她把手中这些杂乱的文件一股脑地还给了玛玛多，里面什么都有，

① 法语中“Ma”意为“我的”，音译为“马”。这里卡米耶错误地把“我的茜茜”听成了“马茜茜”。——译注